

傷寒續論

上

十武  
592  
1





冊 592  
卷 1

吳門張路玉先生手述

醫歸嗣出

# 傷寒大成

一刺傷寒續論 一刺傷寒緒論

附刺傷寒舌鑑 傷寒兼證折義

金閶書業堂梓行



讀周禮疾醫掌萬民之

疾以五穀五藥養其病以

五色五氣五聲視其生死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





余

五藏之動而織醫之職隸  
諸天官故其學于是乎高  
後世國無尚職家無尚學  
岐伯巫彭之教久失其真  
其書雖仲皆為後人附托

惟漢張仲景湯彖論一書  
為千百年不祧之祖特其  
章句篇帙不無散紊自王  
氏成氏相起而漫次其文  
曰夕作註其間顛倒傳會



余而仲景之意一晦迄奉議  
作活人書并微編百證歌  
糗糲槩括而景之意再  
晦即全生蘊要準繩等書  
學者咸奉為指南究未能

推行其奧而仲景之意終  
晦于天下近吾友喻嘉言  
氏慨衆喙之支離悞正傳  
之慙燕取方中行條辨重  
加辨釋作為尚論庶幾仲



景之意較若列眉如幸悔  
者之不終悔也甲辰秋余  
年家張子路玉過婁東携  
所著續緒二論示余大要  
本仲景之書別為次第合

古今百家之言精嚴採擇  
出其心裁辨以證治非獨  
章句篇帙之有倫而仲景  
千百年終悔之意益彰明  
較著無毫髮遺憾矣余初



讀之躍然喜輾轉續之忽  
戚然而悲悲嘉言遽歿不  
得一見其書而與張子上  
下其倫相說以解也昔許  
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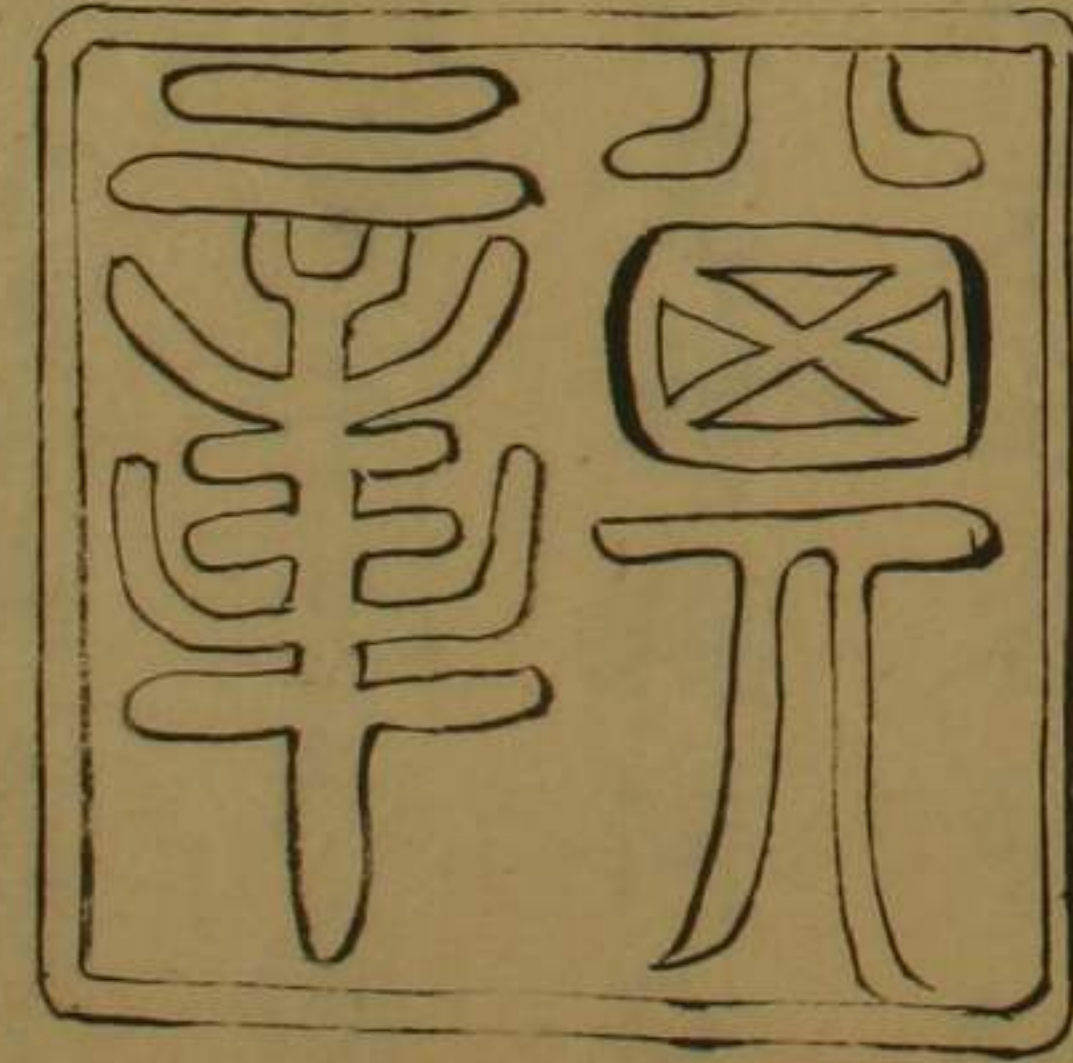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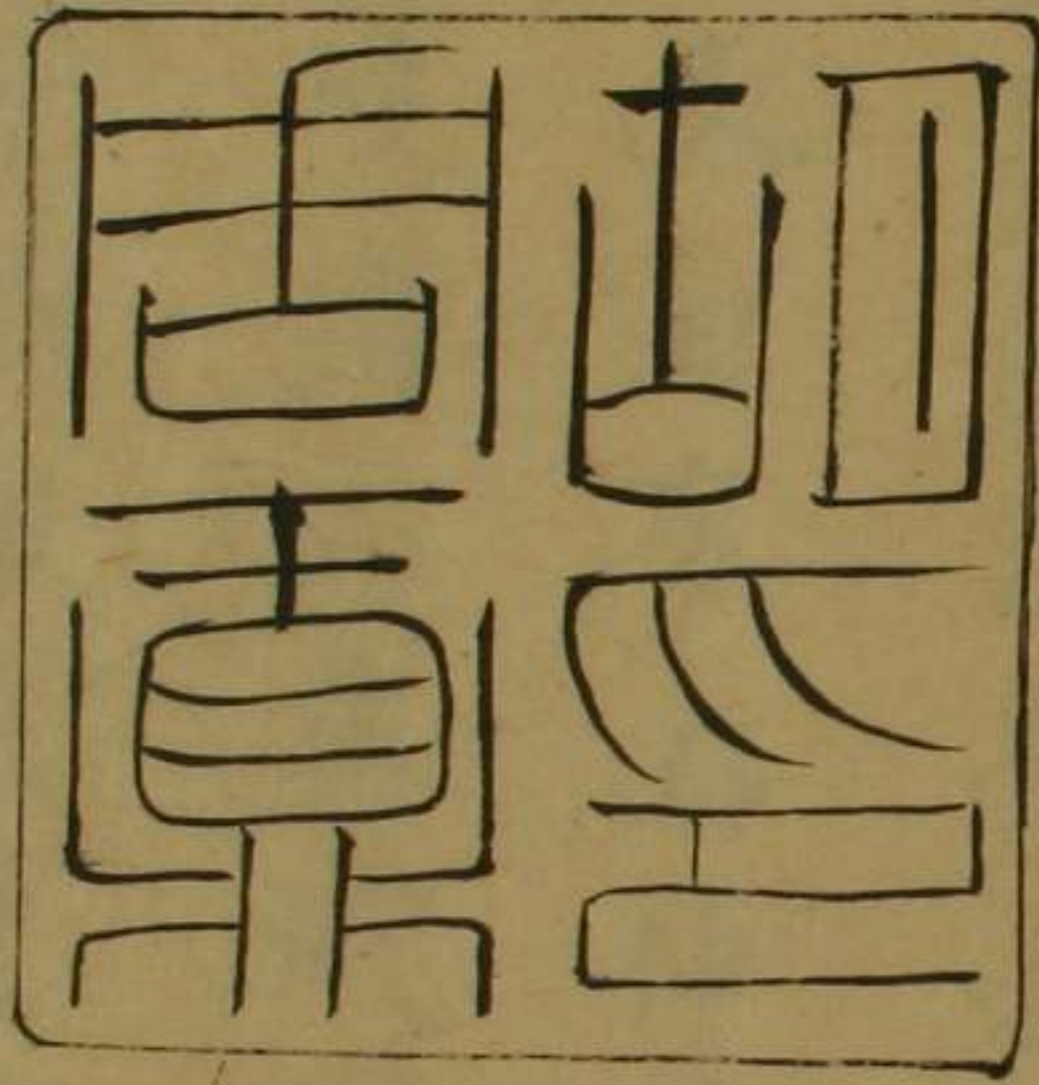
宗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  
口不能宣也今張子以三  
十年之學力著書數十萬  
言雖曠世而相感殆如岐  
伯巫彭群聚有然之庭共



余

開濟世生民之統而豈周  
官疾醫之端守一職也耶  
張子將付剞劂嘉惠後學  
余漫書教言弁其首  
康熙乙巳春王婁東年家

弟胡周鼎題





傷寒續緒二論自序

古來講仲景氏之學者通代不乏名賢衍  
釋仲景之文日多而仲景之意轉晦何哉  
人皆逐其岐路而莫或溯其原本也夫傷  
寒一道入乎精微未嘗不易知簡能守其  
糟粕則愈趨愈遠乃至人異其指家異其





學淆訛相承不可窮盡理則固然無乏怪  
者余自幼迄今遍讀傷寒書見諸家之多  
歧而不一也往往掩卷歎曰仲景書不可  
以不釋不釋則世久而失傳尤不可以多  
釋多釋則辭繁而易亂用是精所密諦綿  
歷歲時暑雨祁寒不暇逸蓋三十年來  
靡刻不以此事為縈，焉後得尚論條辨  
內外諸編又復廣求秘本反覆詳值初猶  
扞格難通久之忽有燦悟始覺向之所謂  
多歧者漸歸一貫又久之而觸手觸目與  
仲景之法了無疑滯夫然後又竊歎世之  
見其糟粕而不見其精微者當不止一人



安得有人焉晰其條貫開其晦蒙如撥雲  
見日豈非吾儕一大愉快哉昔王安道嘗  
有志類編而未果至今猶為惋惜因是不  
揣固陋勉圖捭纘首將對和編纂失序處  
一：次第詳六經明併合疏結痞疔溫熱  
暨瘧濕暍等之似傷寒者分隸而註釋之

大都博採衆長貫以己意使讀者豁然歸  
一不致爾我迭見眩煌心目也繼文節取  
後賢之作分列冬溫春溫疫厲及類證夾  
證細證之辨合為纘緒二論纘者祖仲景  
之文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翼  
仲景之法匯明其源流而後仲景之文相



得益彰無庸繁衍曲釋自可顯然不晦度  
無負三十年苦心書成授梓請正於世之  
講仲景之學者

康熙丁未旦月石頑張璐識



自根周蕃書



正方目錄

桂枝湯

小建中湯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新加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甘草湯

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炙甘草湯

麻黃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葛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柴胡桂枝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四逆散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

桃核承氣湯 抵當湯

抵當圓 茵陳蒿湯

抵當圓



麻仁丸

蜜煎道方

豬膽汁方

大陷胸湯

大陷胸圓

小陷胸湯

十棗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

黃連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吳茱萸湯

旋復代赭石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桃花湯

四逆湯

四逆加人參湯

茯苓四逆湯

通脈四逆湯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白通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附子湯

真武湯

乾薑附子湯

桂枝附子湯

白朮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理中圓及湯

桂枝人參湯

甘草乾薑湯

烏梅丸

五苓散

豬苓湯

瓜蒂散

白散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乾薑湯

梔子棗皮湯

枳實梔子豉湯

黃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芍藥甘草湯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竹葉石膏

甘草湯

桔梗湯

文蛤散

豬膚湯

半夏散及湯

苦酒湯

黃連阿膠湯

白頭翁湯

牡蠣澤瀉散

燒裨散



傷寒續論目錄

卷上

太陽上篇

太陽中篇

太陽下篇

陽明上篇

陽明下篇

少陽篇

太陰篇

少陰上篇

少陰下篇

厥陰篇

卷下

藏結結胸痞篇

合病併病篇



溫熱病篇

雜篇

脈法篇

傷寒例

正方

附古方分兩

續論目錄終

傷寒續論卷上

長洲張璐路玉銓次

登誕先

男 倬飛疇 參訂

同邑李瑾懷茲較正

太陽上篇

病在三陰則有傳經直中之異在三陽則有在經在府之分而太陽更以寒傷營風傷衛營衛俱傷為大關鑰故篇中分辨風寒營衛甚嚴不敢漫次





一條。即犯本壞證。結胸痞滿。分隸各自為篇。非倍不仍叔和之舊。并不若尚論之混收。溫熱條例於傷寒法中。至於釋義。則嘉言獨開生面。裁取倍於諸家。讀者毋以拾唾前人為誚也。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條以有熱無熱證。病陰病之大端。言陽經受病則惡寒發熱。陰經受病則無熱惡寒。尚論以風傷衛氣為陽。寒傷營血為陰。亦屬偏見。發於陽者七日愈。陽奇數也。陽常。日餘故六日。周遍六經。餘熱不能即散。至七日汗出身涼而愈。陰偶數也。陰常不足。故六日間遍六經。則陽回身暖而愈也。

上條統論陰陽受病之原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王證

脈浮者邪氣併於肌表也。頭項強痛者太陽經脈上至於頭也。惡寒。雖發熱而猶惡寒不止。非無熱也。以始熱汗未泄。故脈但浮不緩耳。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王證

上條但言脈浮惡寒而未辨其風寒營衛此條卽言脈浮緩發熱自汗而始識其爲風傷衛也。風屬陽從衛而入經云陽者衛外而爲固也。今衛壞故自汗出而脈緩。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晝昏惡寒。折湖惡風翁翁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陽浮陰弱卽與衛強營弱同義。陽浮者陽邪入衛。

脈必外浮。陽性水熱。風又善行。所以發熱快捷不待鬱閉自發也。陰弱者營無邪助。比衛不足脈必內弱。陰弱不能內守。陽疎不爲外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蓋自出也。自汗旣多則營益弱矣。嗇嗇惡寒。內氣餒也。浙浙惡風。外體疎也。惡風未有不惡寒者。世俗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誤人多矣。翁翁發熱。乃氣蒸濕潤之熱。比傷寒之乾熱不固。鼻鳴者。陽氣上壅也。乾嘔者。陽邪上逆也。若外邪不解。勢必傳裏。鼻鳴乾嘔便是傳入陽明之候。



是以嘔則傳。不嘔則不傳也。故用桂枝湯解肌表之陽邪。而與發汗驅出陰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主證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外證未解。會服過發汗藥可知。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是一章攻言不盡意而可也。

衛得邪助而強。營無邪助。故為弱也。

病人藏無他病。待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為衛氣

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裏無宿病。而表中風邪。汗出不愈者。必是衛氣不

和之故。設入於營則裏已近。災求可宴。然稱無病

矣。時發熱者。有時發熱。有時不熱。故先於未發熱

時。用解肌之法也。

病常自汗出者。此為營氣和。營氣不和者。外不諧。以衛

氣不和。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麻中。衛行脈中。復發

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故爾

此明中風病所以衛受邪風。營反汗出之理。見營



氣本和。以衛受風邪。不能內與營氣和諧。汗但外泄。雖是汗出。復宜發汗。使風邪外出。則衛不強。而與營和矣。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服湯反煩。必服藥時不如法。不歎熱粥助藥方。肌竅未開。徒用引動風邪。漫無出路。勢必內入。而生煩也。中風未傳變者。舍桂枝解肌。別無治法。故刺後仍服桂枝湯。則愈。今雖不用刺法。此義不可不

講。○內編云。服桂枝湯反煩不

本通。其督脈則愈。卽是刺風池風府之意。○內經云。有病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脈也。病名風脈。言煩滿不解。必致傳入陰經而發熱厥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經不傳則愈。

鍼足陽明。言刺衝陽。使邪歸併陽明。不犯他界也。他經則不然。蓋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



地也。或言傷寒多有六七日尚頭痛不止者。經言七日大陽病衰頭痛少愈。則知其病六日猶在太陽。至七日而始衰也。所謂七日經盡者。言邪氣雖留於一經。而人之營衛流行。六日周也。六經至七日復行。受邪之經。正氣內復。邪氣得以外解也。若七日不罷。則邪熱勢盛。必欲再經而解。非必盡如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六日傳盡六經之為準則也。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風邪雖去。而陽氣之擾攘未得遽寧。俟十二日再

周一經則餘邪盡出。必自愈矣。當靜養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下之為逆。不獨指變結胸等證而言。即三陰壞病多由誤下所致也。

大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知。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為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知本外



雖已下而脈仍浮。表證未變者。當急解其外也。

夫病脈浮大。問病者言但便鞭耳。設利之為大逆。鞭

為實汗出而解。何以故。脈浮當以汗解。鞭硬

脈浮為邪在表。其人大便雖數日不行。不足虞也。

設裏實燥結。必腹脹鞭滿。又不得不從證下之。以

其證急也。即如陽明例中。有脈浮而大。心下反鞭。

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一條以其燥屎逆攻。

脾藏所以心下反鞭。不可泥心下為陽分。脈浮為

表邪。而行發汗也。此則病人津液素搗。大便但鞭。

而無所苦。亦不致於結痛攻脾。只宜小建中湯多

加膠飴以和之。表解熱除而津回。大便自通矣。不

得已用導法可也。設誤用承氣攻之。則表邪內犯。

故為大逆。與寸口脈浮大。而皆反下之。此為大逆

同意。是皆憑脈不憑證也。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

知汗出解也。

天地鬱蒸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氣機之動也。

氣機一動。則其脈必與證相應。故脈浮而邪還於



表纔得有汗。而外邪盡從外解。設脈不以浮應。則不能作汗。其煩即為內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寒傷營之脈證。不可誤用挂枝湯。以中有芍藥收斂。寒邪漫無出路。留連肉腠。貽患無窮。故為首禁。

凡服挂枝湯吐者。其後必唾膿血也。是章可去而不宜也

挂枝辛甘。本胃所喜服之。反吐。其人濕熱素盛。可知矣。濕熱史服挂枝。則熱愈。溫上焦。蒸為敗濁。

故必唾膿血也。

酒客病不可與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為濕熱之最。酒客平素濕熱。搏結胸中。纔挾外邪。必增滿逆。所以辛甘之法。不可用。則用辛涼以

徹其熱。辛苦以消其滿。自不待言矣。後人不察。每以葛根為酒客所宜。殊不知又犯大陽經之大禁也。○右為挂枝湯三禁。

已上風傷衛

以四十一章大強。帝中風也。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凡傷寒必惡寒。發熱。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或未發熱者。寒邪初入。尚未鬱而為熱也。仲景慮惡寒。體痛。嘔逆。又未發熱。恐誤認直中陰經之證。早於辨證之先。首得此語以明之。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惡寒為寒。在表。或身熱惡寒。為熱在皮膚。寒在骨

是章不活物也。又曰熱在骨髓。不知者。勿取。雖在骨。勿取。

髓者。皆誤也。而活人書以此為表裏言之。詳仲景論止分皮膚骨髓。而不曰表裏者。蓋以皮肉脈筋骨五者。主於外。而充於身者也。惟曰藏曰府。方可言裏。可見皮膚即骨髓之土。外部浮淺之分。骨髓即皮膚之下。外部深沉之分。與經絡屬表。藏府屬裏之例不同。凡虛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沉寒。故外怯。面欲得近衣。此所謂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藥用辛溫。汗之。至於壯盛素熱之人。或酒客。感邪之初。寒未變熱。陰邪閉其伏熱。陰



凝於外熱鬱於內。故內煩而不欲近衣。此所謂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藥用辛涼必矣。一發之後表解。正和此仲景不言之妙。若以皮膚爲表。骨髓爲裏。則麻黃湯證骨節疼痛。其可名爲有表復有裏之證耶。

傷寒一日大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煩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此條言痛欲傳不傳之候。以此消息。蓋營起中焦。以寒邪傷營。必脈緊無汗。故欲傳則欲吐躁煩脈數急也。若風傷衛。則自汗脈緩。故欲傳但有乾嘔而無吐。亦無躁。廣脈數急之例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人身之陽既不得宜。越於外則必壅塞於內。故令作喘寒氣剛叻。故令脈緊。汗并血之液。血爲營。營強則腠理閉密。喘熱汗不出。故以麻黃湯重劑發之。內經所謂內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



麻黃發汗最猛故以桂枝監之甘草和之杏仁潤下以止喘逆也方後著云不須啜粥者傷寒邪迫於裏本不能食若強與食反增其劇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脈浮而緊當用麻黃若浮而不緊雖有似乎中風然有汗無汗迥異故不復言病論耳至於浮數其邪變熱已極並宜麻黃發汗無疑也

傷人湯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

枝湯主之

當作麻黃湯難越可考

明係汗後表疎風邪襲入所致宜改用桂枝湯者一以邪傳衛分一以營虛不能復任麻黃也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飭宜桂枝湯

六七日不大便明係裏熱况有熱以證之更無可疑故雖頭痛必是陽明熱蒸可與承氣湯然但言可與不明言大小其旨原不在下不過借此以證



有無裏熱耳。若小便清者為裏無熱。邪未入裏可知。則不可下。仍當散表。以頭痛有熱寒邪怫鬱於經。勢必致衄。然無身疼目暝。知邪氣原不為重。故不用麻黃而舉桂枝以解散營中之邪熱。則寒邪亦得解散矣。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暝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世本麻黃湯主之。在陽氣重故也。下。今正之。○服

藥已微除。復發煩著。餘邪未盡也。目暝煩劇者。熱盛於經。故迫血妄行而為衄。衄則餘熱隨血而解也。以汗後復衄。故為陽氣重也。或言汗後復衄而熱邪仍未盡。重以麻黃湯散其未盡之邪。非也。若果邪熱不盡。則衄乃解。三字從何着。落八九日不解。則熱邪傷血已甚。雖急奪其汗。而營分之熱不能盡除。故必致衄。然後得以盡其餘熱也。將衄何以目暝。以火邪載血而上。故知必衄乃解。內經曰。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又云陽氣盛則目



暝。陰氣盛則目暝。以陽邪并于陰。故為陰盛也。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汗者愈。張自注仲景

衄血成流。則邪熱隨血而散。奪血則無汗也。設不自衄。當以麻黃湯發之。發之而邪解。則不衄矣。發之而餘邪未盡。必仍衄而解。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脈浮緊。當以汗解。失汗則邪鬱於經。不散而致衄。衄必點滴不成流。此邪熱不得大泄。病必不解。急宜麻黃湯汗之。奪汗則無血也。○仲景云。衄家不

可發汗。亡血家不可發汗。以久衄亡血已多。故不

可發汗。復奪其血也。此固當汗不汗。熱毒蘊結而成衄。故宜發其汗。則熱得泄而衄自止矣。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可

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陽氣內虛而心悸。陰氣內虛而心煩。將來邪與虛搏。必致危困。急用建中。養正祛邪。庶免內入之患。又慮心悸為水飲停蓄。煩為心氣不寧。故復以嘔證之。益嘔為濕熱在膈上。故禁甜味。戀膈耳。○按



小建中本挂枝湯風傷衛藥也。中間但加飴倍芍以緩其脾。使脾胃行其津液則營衛自和。即命之曰建中。其旨微矣。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尺中脈遲不可用麻黃發汗。當頻與小建中和之。知之而邪解不須發汗設不解不妨多與俟尺中有方乃與麻黃汗之可也。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

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誤下身重心悸縱脈仍浮數亦不可復發其汗。設尺脈微為裏陰素虛尤為戒也。脈浮而數熱邪已甚將欲作汗也反誤下之致汗濕內外留著廣以

身重心悸當與小建中和其津液必自汗而愈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當微汗出自嘔者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饑發汗則致瘕身強難以屈伸。薰之則發黃不得小便久則發欬唾。



陽虛多濕之人。雖感寒邪亦必自汗發熱而嘔。有似中風之狀。發散藥中。便須清理中氣。改運痰濕。則表邪方得解散。設有下證。則宜滲利小水為主。若誤用正汗正下法。治之。便有如上變證也。

傷寒發熱頭痛。微汗出發汗。則不識人。薰之。則喘不得小便。心腹滿下之。則短氣小便難。頭痛項強。如濕鉞則芻。

陰虛多火之人。纔感外邪。便發熱頭痛倍常。即辛涼發散藥中。便宜保養陰血。設用辛熱正發汗藥。

津液立枯。邪火彌熾。遂致煩亂不識人也。若誤薰誤下。溫鉞寧無若是變證乎。

已上寒傷營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以黃武湯救之。

宗印無後六字。世本作大青龍湯主之。今依尚論。



改正。○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躁。得汗則解。大青龍證爲其身中原有微汗。寒邪鬱閉不能透。出肌表。由是而發煩躁。與麻黃湯證之無汗者。迥殊。故用之發汗以解其煩躁也。所以暴病便見煩躁。信爲營衛俱傷無疑。此方原爲不得汗者取汗。若汗出之煩躁。全非鬱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脈微弱。則是少陰亡陽之證。若脈浮弱汗出惡風而不煩躁。卽是太陽中風之證。皆與此湯不相少也。誤用此湯。寧不致厥逆惕澀而速其陽。

之亡耶。按誤服大青龍亡陽。卽當用四逆湯回陽。乃置而不川。更推重真武一湯以救之者。其義何居。蓋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龍惟藉水。可能變化。設真武不與之水。青龍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朮芍藥附子。行水收陰。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陽。名爲真武湯。乃收拾分驅。離絃之陰陽。互鎮於少陰北方之位。全在收拾具水。使龍潛而不能見也。設有一毫水氣上逆。龍卽遂升。麻變化縱。獨用附子乾薑以出陽。其如魄汗不止。何。



哉。人身陽根於陰。其亡陽之證。乃少陰腎中之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歸根。陽既歸根。陰必翕然從之。陰從則水不逆。而陽不孤矣。豈更能飛越乎。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小

青龍湯發之。  
世本作大青龍湯發之。從內編改正。按前條。脈浮緊。身疼。不汗出。而煩躁。皆宜傷營之候。惟煩為風傷衛。反以中風二字。括其寒證。處方全用麻黃。

湯加石膏以解內煩。薑棗以和營氣也。此脈浮緩。身不疼。皆風傷衛之證。惟身重為寒傷營。血然乍有輕時。不似傷寒之身重。而煩疼。骨節腰痛。亦無少陰之身重。但欲寐。晝夜俱重也。身重者。寒也。乍輕者。風也。雖營衛並傷。實風多寒少。反以傷寒二字。括其風證。處方用朴枝加麻黃以散寒。益營衛。鬱熱必作。渴引飲。然始病邪熱未實。水不能消。必致停飲作欬。故先用半夏以滌飲。細辛乾薑以散結。五味以收津。恐生薑辛散。領津液上升。大棗甘



溫聚水飲不散。故去之。發之者。發散風水之結。非大發汗也。仲景又中明無少陰證者以太陽與少陰合為表裏。其在陰精素虛之人。表邪不俟傳經早從膀胱襲入腎藏者有之。况兩感夾陰等證。臨病猶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能飛渡。而見身重欲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溫經散邪。兩相縮照之法。豈可竟用青龍。立剷孤陽之根乎。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

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此即前證發遲而致水飲停畜也。水寒相搏則傷其肺。人身所積之飲或上或下。或熱或冷。各自不同。而肺為總司。但有一二證見。即水逆之應。便宜小青龍湯散邪逐水。不欲如大青龍興雲致雨之意也。

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薏苡花如雞子大。葵令赤色。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



者去麻黃如杏仁半升去少矣。

本方主發散故用麻黃若主利水多去麻黃而加行水藥也。薏花利水水去利自止。噎者水寒之氣相搏於裏故去麻黃而加附子。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小青龍湯主之。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世本小青龍湯主之。在寒去欲解也。下錯簡也。風寒挾水飲上逆津液雖有阻滯而求即傷。故不渴服湯後飲與津液俱亡故反渴。渴則知津液暴

傷而水得復足為寒去欲解之徵。所以雖渴而不必復藥。但當離俟津回可也。欬而微喘為水飲泛溢。今水去而渴與水逆而渴不同。

已上營衛俱傷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只從其證者也。故不逆。

其人胃家津液素虧所以咽中乾燥。若不慎而誤發其汗。重奪津液而成喉痺。噤膿血也。此與咽中閉塞似同實異。此成發汗以奪陽明之津。彼成發汗以奪少陰之血也。

素問卷之二十一 經脈篇 假其氣則無其氣也 故以下可也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淋家膀胱素傷。更汗則愈擾其血。故從溺而出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瘡。

瘡家肌表素虛。營血暗耗。更發

內血不營。必致瘡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胸

不得眠。

久慣衄家。清陽之氣素傷。更發其汗。以虛其虛。則

兩額之動脈必陷。故皆急不能卒視。不得眠。蓋目

與額皆陽明部分也。此與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

致衄者。虛實懸殊。不可不辨。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血亡則陽氣孤而無偶。汗之則陽從汗越。所以不

發熱而反寒慄也。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

平素多汗。更發其汗。則心藏之血傷。而心神恍惚。

膀胱之血亦傷。而便已陰疼也。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



欲得踈臥不能自溫。

其人腎藏真陽素虧。故咽中閉塞。汗之則并奪其陽。血無所依。即吐血厥冷。踈臥。非四逆湯溫經。同陽可擬也。

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汗出則四肢厥冷。

欬而小便失者。膀胱虛寒也。發汗必傳少陰。而成四肢逆冷矣。

諸脈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大便難。腹中

乾。胃燥而煩。

脈雖動數而微弱者。為表虛白汗。汗之更竭其津。必胃乾煩燥也。

諸逆發汗。病微者難差。劇者言亂。目眩者死。

諸逆發汗。言凡有宿病之入。陰血本虛。若誤用汗劑。重奪其血。則輕者必重。重者轉劇。劇者言亂目眩。以虛熱生風。風主眩暈故也。

咽喉乾燥不可發汗。常器之云。與小柴胡湯。石頑曰。宜小建中。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常云猪



苓湯。石頑曰。未汗黃耆建中。瘡家不可發汗。王曰。休云。小建中加歸耆。常云。誤汗成瘡。桂枝加葛根湯。石頑曰。漏風發瘡。桂枝加附子湯。衄家不可發汗。許叔微云。黃耆建中。奪汗動血。加犀角。呂滄洲云。小建中加葱豉。誤汗直視者不治。亡血家不可發汗。常云。小柴胡加芍藥。石頑曰。黃耆建中。誤汗振慄。苓桂朮甘湯加當歸。咽中閉塞不可發汗。龐安常云。甘草乾薑湯。孫兆云。黃耆建中加葱豉。誤汗吐血。炙甘草湯。厥冷當歸四逆。欬而失小便者

不可發汗。郭白雲云。甘草乾薑湯。當歸四逆湯。石頑曰。未汗甘草乾薑加葱豉。誤汗厥冷。當歸四逆汗後小便反數。茯苓甘草湯。諸脈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郭云。小建中湯。王云。誤汗煩躁便難者。炙甘草湯。汗家重發汗。小便已陰疼者。常云。一味禹餘糧散。王云。用禹餘糧赤石脂生辟白皮赤小豆等分。搗篩蜜丸。彈丸大。水奠日二服。

已上宿病禁汗例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是文章。而白。



凡病欲解之時必從其經氣之王太陽者盛陽也故從已午未之王時而病解。

上條太陽經自解候

太陽中篇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飲暖水。汗出愈。傷風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雖多。徒傷津液。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府。飲水則吐者。名曰水逆。乃熱邪挾積。飲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後。頻澆熱湯。得汗出。表裏俱解。所以一舉兩得之也。膀胱為津液之府。用以通調水道。則火熱自化。津液得止矣。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言水逆也若更發汗必吐下  
不止者以其原有蓄積痰飲發汗徒傷胃中清陽  
之氣必致中滿若更與發汗則水飲上蒸而爲吐  
逆下滲而爲洩利矣凡發汗藥皆然不獨桂枝當  
禁所以太陽水逆之證不用表藥惟五苓散以導  
水服後隨漑熱湯以取汗所謂兩解表裏之法也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  
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

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不行解肌反行發汗致津液內耗煩燥不眠求枚  
於水若水入不解脈轉單浮則無他變而邪還於  
表矣脈浮本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蓋熱邪  
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還表其  
熱亦微兼以小便不利證成消渴則府熱全具故  
不單解而從兩解也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脈浮數而煩渴則津液爲熱所耗而內燥裏證其



矣。津液內耗宜用四苓以滋其內。而加桂以解其  
外。則亦用蒼。桂用枝從可推矣。○凡方中用一桂  
字。不分桂枝肉桂者皆然。非獨此也。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瀝之。若灌之。其熱被  
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  
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此條舊與小陷胸白散合為一條。殊不可解。蓋表  
邪不從表散。反灌以水。劫其邪。必致內伏。或入少  
陰之經。或犯太陽之本。故以二湯分主。按文蛤為

止渴聖藥。仲景取治意欲飲水而反不渴者。其意  
何居。蓋水與邪氣滲入少陰之經。以其經脈上循  
喉嚨。故意欲飲水。緣邪尚在經中。未入於裏。故反  
不渴。斯時不用鹹寒收陰瀉陽。使邪留變熱。必致  
大渴引飲也。所以金匱云。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  
散主之。則知文蛤專治內外水飲也。服文蛤不差。  
知邪不在少陰之經。定犯膀胱之本。當與五苓散  
無疑。

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瀝之。洗之。益令



熱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芍藥散*

身熱皮粟不解。飲引衣自覆者。此熱在皮層。寒在骨髓也。法當汗出而解。反濕洗以水。致令客熱內伏不出。雖煩而復畏寒。似渴而仍不渴。似乎邪客少陰之經。及與文蛤散不差。其邪定匿膀胱。故與五苓兩解之法。服後汗出。而腹中反痛者。此又因五苓裏藥引陽邪內陷之故。但陽邪內陷。曷不用小建中。而反與芍藥。又云如上法。何耶。蓋平昔陰

氣內虛。陽邪內陷之腹痛。當與小建中和之。誤用承氣下藥。致陽邪內陷之腹痛。則宜桂枝加芍藥和之。因五苓利水。而引陽邪內陷之腹痛。仍用五苓加芍藥和之。三法總不離乎桂枝芍藥也。如上法者。言即入於先前所服之藥內也。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汗出而渴者。用五苓散。以邪氣犯本。必小便不利也。若汗出不渴。而小便雖不利。知邪熱發。發欲犯



膀胱而猶未全犯水也。故用桂枝湯中之三。五苓散中之一。少示三表一裏之意為合劑耳。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小便利者。以飲水過多。水與邪爭。必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必苦裏急。明是邪熱足以消水。故情為裏證已急也。觀上條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治法具矣。

已上風傷衛犯本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邪熱搏血。結於膀胱。必沸騰而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見心雖未狂。有似乎狂。以血為陰類。不似陽邪內結之狂越也。血自下者。邪熱不留。故愈。若少腹急結。則膀胱之血雖畜而不行。須先解外。乃可攻。其攻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氣。以達血所。仍加桂枝。分解外邪。即如五苓大柴胡兩解表裏。



同義。

大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者。及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此條之證較前條更重。且六七日表證仍在。曷為不先解其外耶。又曷為攻裏藥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脈微而沉。反不結胸。知邪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鞭滿。小便自利。則其人之發狂者。為血畜下焦無疑。故下其血自愈。蓋邪結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設非此法。則少腹所結之血。既不附氣而行。更有何藥可破其堅壘哉。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血證為重證。抵當為重藥。恐人當用而不敢用。故重申其義。言身黃脈沉結少腹滿三者。本為畜血之證。然只見此尚與發黃相隣。必其人如狂。小便



自利為血證無疑。設小便不利。乃熱結膀胱。無形之氣病。為發黃之候也。其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少腹結滿者。尤為有形之畜血也。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圓。

變湯為圓者。恐蕩滌之不盡也。煮而連滓服之。與大陷胸圓同意。

已上寒傷營犯本

太陽下篇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相傳傷寒。過經日久。其證不解。謂之壞病。遂與過經不解之病無辨。仲景止言三日。未嘗言過經日久不痊也。所謂壞病者。言誤汗吐下溫鍼。病仍不解。表證已罷。邪氣入裏。不可復用桂枝也。設桂枝證尚在。不得謂之壞病矣。至於過經不解。不但七



日傳之不盡即十餘日十三日尚有傳之不盡者。其邪猶在三陽留戀故仲景主以大柴胡柴胡芒硝調胃承氣隨證虛實而解其熱也。經云。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可見太陽一經。有行之七日已上者。太陽既可羈留。多日。則陽明少陽亦可羈留。過經漫無解期矣。若謂六經傳盡復傳太陽。必無是理。惟病有傳過三陰而脈續浮發熱者。此正氣內復。迫邪出外而解。必不復傳也。豈有厥陰兩陰交盡於裏。復從皮毛再入太陽之事耶。

分經太陽篇  
十二日  
六二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此本誤用大青龍因而致變者立法也。汗出雖多而熱不退則邪未盡而正已大傷况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瞤身振振擗無往而非亡陽之象所以行真武把門坐鎮之法也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出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大發其汗致陽氣不能衛外而汗漏不止即如水

前同  
六二



流漓之方辭也惡風者腠理大開為風所襲也小便難者津液外泄血不下滲兼衛氣外脫而膀胱之氣化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過汗亡陽筋脉火養兼襲虛風而增其勁也故加附子於桂枝湯內溫經散寒用桂枝湯者和在表之營解加附子者壯在表之元陽水非陽虛是不用四逆也發汗後身疼痛脉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

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此本桂枝證誤川麻黃反傷營血陽氣果虛故脉

反沉遲而身痛也此脉沉遲與尺遲大異尺遲乃元氣素虛此六部皆沉遲為發汗新虛故仍用桂枝和營加芍藥收陰生薑散邪人參輔正名曰新加湯明非桂枝舊法也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吐下腹脹為實以邪氣乘虛入裏也此本桂枝證誤用麻黃發汗津液外泄脾胃氣虛陰氣內結壅而為滿故以益脾和胃降氣滌飲為治也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

行經之  
十日  
大元



棗湯主之。

汗本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脾氣虛而腎氣發也明係陰邪留着欲作奔豚之證腎邪欲上凌心故臍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趨腎界預伐其邪則中宮始得寧靜耳

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發汗過多誤用麻黃也誤汗傷陽胸中陽氣暴虛故又手冒心虛而欲得按也本桂枝證故仍用桂

枝甘草湯以芍藥助陰薑棗行津汗後陽虛故去之

未持脉時病人又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效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與少陽傳經耳聾迥別亟宜固陽為要也又平冒心加之耳聾陽虛極矣嘗見汗後陽虛耳聾諸醫施治不出小柴胡加減屢服愈甚必大劑參附庶可挽回也

太陽下篇  
十一



太陽下篇  
十七日  
十八日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  
細數者以醫吐之故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  
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  
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為小逆

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風邪全不傷動脾胃若舍此  
而妄行吐法吐中亦有發散之義所以不惡寒發  
熱而反見胃病也二二日病在太陽吐之則腹中  
饑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陽明吐之則不喜糜粥  
欲食冷食皆胃氣受傷之故也然朝食暮吐脾中

之真陽亦傷而不能消穀故為小逆○關上脈細  
數者明係吐傷陽氣所致嘗見外感之脈入迎細  
弱而氣口連寸反滑數大於人迎者以其曾經涌  
吐傷胃胃氣上乘於肺故也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微近  
衣此為吐之內煩也

此以吐而傷胃中之陰故內煩不欲近衣雖顯虛  
煩之證較關上脈細數而成虛熱朝食暮吐脾胃  
兩傷者稍輕雖不致逆醫者能無過乎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誤下而陽邪內陷然無他變但仍上衝陽位則可從表裏兩解之法故以桂枝湯加於前所誤用之藥內則表邪外出裏邪內出即用桂枝加大黃湯之五辭也若不上衝則裏已受邪不可與桂枝明矣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誤下脈促胸滿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滿而不痛未成結胸故仍用桂枝散邪去芍藥者恐其復領陽邪下入腹中也脈促雖表邪未盡然胸但滿而不結則以誤下而損其胸中之陽也加以微惡寒則并腎中之真陽亦損而濁陰用事矣故去芍藥之陰加附子以回陽也設微見汗出惡寒則陽虛已著非陽邪上盛之比是雖不言汗出然由微惡寒合上條胸滿觀之則必有汗出暗伏亡陽之機故於去芍藥方中加附子庶免陽脫之變可見



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寒即非陽虛矣至若桂枝證誤下遂利不止喘而汗出不惡寒者則又邪併陽明之府矣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

表邪因誤下上逆而見微喘故仍川桂枝解表加厚朴杏仁以下其氣若下利不止而加上氣喘急者乃是上爭下奪傾危之象非桂枝所宜也○按寒傷營則喘風傷衛則欬此本風傷衛證因誤下

而引風邪入犯營分故微喘也其寒傷營無汗證亦有效者乃發熱引飲水畜之故否則營衛俱傷之證耳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先生是文可刪馬竊疑是文前觀其脈證知此論脈證之無惑可考

脈促為陽邪上盛反不結聚於胸則陽邪未陷可勃勃從表出矣故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即指



促脈而申之見促脈而加之以浮故必結胸也浮字貫下四句浮而緊必咽痛浮而弦兩脇拘急浮而細數必頭痛未止皆太陽之脈故主病亦在太陽之本位設脈見沉緊則陽邪已入陰分但入而未深仍欲上衝作嘔其無結胸咽痛等證從可知矣祇因論中省用一個促字三個浮字後之讀者遂眩或謂緊者必咽痛屬少陰惑之甚矣沉滑爲陽邪入陰而主下利浮滑則陽邪正在營分擾其血而主下血也夫太陽誤下之脈主病皆在陽在

表卽有沉緊沉滑亦不得以裏陰名之也○按脈促不結胸者爲欲解可知裏不受邪矣若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微惡寒者加附子及後併病例中萬根黃芩黃連湯證亦是太陽之邪因誤下而陷於陽明所致又厥陰例中脈促手足厥逆用灸一法乃陽邪陷於陰分則知脈促爲陽邪鬱伏不與正氣和諧之故不當與結代渾稱也

王日林云太陽病下之以後八證其脈促不結胸者爲欲解不必藥脈浮者必結胸桂枝去芍藥湯



脉緊者必咽痛甘草湯脉弦者兩脇拘急小柴胡  
 加桂枝脉細數者頭痛未止當歸四逆湯脉沉緊  
 者必欲嘔甘草乾薑湯加黃連脉沉滑者協熱利  
 白頭翁湯脉浮滑者必下血易藥甘草湯加秦皮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胃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  
 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  
 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冒者神識不清似有物蒙蔽其外所以必須得汗  
 自解未嘗言用藥也 裏未和視其二便和否再

一分解其邪若論用藥表無過建中裏無過大柴  
 胡五苓矣○或云又手自冒心曰冒冒為發汗過  
 多胃中清陽氣傷故又手自冒必補氣以助其作  
 汗宜小建中加參耆頰服乃差若尺中遲弱者更  
 加熟附子三五分可見昏冒耳聾非大劑溫補不  
 能取効也

*當作微*

太陽病未解脉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  
 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  
 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病久不解不過入陰入陽之二途脉既陰陽兩停  
初無偏勝可以解矣猶必先振慄始得汗出而解  
虛可知也設不振慄則邪不能傳之於表而無從  
得汗可知也然既云陰陽兩停則在先脉浮沉俱  
緊盛今則浮沉俱不緊盛也脉既陰陽兩停其傳  
表傳裏未可預定所以惟陽脉微者方是邪不能  
傳表當從汗之而解惟陰脉微者方是邪不能傳  
裏當從下之而解此其故甚可思也若非邪住不  
傳之候則陽脉微者當補其陽陰脉微者當補其

陰矣豈有反汗之而傷其陽下之而傷其陰哉

大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脉微弱者  
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  
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陽邪熾盛逼處心胸擾亂  
不寧所以知其心下必結然但顯欲結之象尚未  
至於結也若其人脉微弱者此平素有寒飲積於  
心膈之分適與外邪相召外邪方熾其不可下明  
矣反下之若利止則邪熱乘虛入膈必與寒痰上



結若利未止因復下之使陽邪不復上結亦將差  
 就錯因勢利導之法但邪熱從表解極易從裏解  
 極難協熱下利熱不盡其利漫無止期亦危道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  
 得小便不利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  
 必自愈

其人已亡津液復強責其小便究令膀胱之氣化  
 不行轉增滿鞭脹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

已上風傷 壞證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發汗後飲水多者必  
 喘以水灌之亦喘

本寒傷營麻黃湯證乃誤用桂枝湯固衛寒不得  
 泄氣逆變喘然有大熱者恐兼裏證若無大熱為  
 表邪實盛可知乃與麻黃湯除去桂枝而加石膏  
 去桂枝者恐復助營熱已誤不可再誤也加石膏  
 者用以泄營中之熱也至於內飲水多外行水灌

大陽中篇  
 大陽

大陽中篇  
 大陽

傷寒續論 卷上 大陽下篇



皆足以斂邪閉汗而成喘不獨誤行桂枝湯為然也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易桂枝以石膏少變麻黃之法以治誤汗而喘當矣誤下而喘亦以桂枝為戒而不越此方者何耶蓋中風傷寒一從桂枝一從麻黃分途異治由中風之誤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湯中則傷寒之誤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黃湯中兩不

移易之定法也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下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同 懊憹

胸中窒塞窒比結痛則較輕也虛煩不得眠即下條臥起不安之返辭也反覆顛倒心中懊憹乃邪

三  
四

前  
三



退正虛而餘邪陰滯不能傳散無可奈何之狀也  
 此時將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溫之乎仲景巧用  
 梔子豉湯湧載其餘邪於上使一吐而盡傳無餘  
 然惟無形之虛煩用此為宜若湧吐實煩仲景別  
 有瓜蒂散則非梔子所能及也乃因汗吐下後胸中  
 陽氣不足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若正氣暴虛  
 餘邪不盡則仲景原有炙甘草一法寧敢安湧以  
 犯虛虛之戒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大陽中篇  
四十二

滿而不煩即裏證已具之實滿煩而不滿即表證  
 未罷之虛煩合而有之且臥起不安明是邪奏胸  
 表腹裏之間故取梔子以快湧其胸中之邪而合  
 厚朴枳實以泄腹中之滿也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  
 湯主之

丸藥大下之徒傷其中而不能蕩滌其邪故梔子  
 合乾薑用之亦溫中散邪之法也

丸用梔子豉湯病人舊存微澹者不可與服之

建章  
七

建章  
七



舊有微瀉則大腸易動服此不惟不能上湧反為下泄也

大陽下篇  
二二目  
四三

傷寒脉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

或問炙甘草湯一證但言脉結代心動悸並不言從前所見何證曾服何藥所致細釋其方不出乎滋養真陰回怙潤燥兼和營散邪之劑必緣其人胃氣素虛所以汗下不解胃氣轉傷真陰槁竭遂致心悸脉代與水停心悸之脉似是而非水則緊而虛則代加之以結則知正氣雖虧尚有陽邪伏

甲子年  
二月九日  
五五

結凌燥真陰陰陽相搏是以動悸不寧耳邪留不解陰已大虧計惟潤燥養陰和營散邪乃為合法方中人参甘草補益胃氣桂枝薑棗調和營衛麥冬生地阿膠麻仁潤經益血復脉通心尚恐藥力不反更需清酒以協助成功蓋津液枯槁之人預防二便秘瀆之虞具麥冬生地溥滋膀胱之化源麻仁阿膠專主大腸之枯約免致陰虛哀竭火燥血枯此仲景救陰退陽之特識也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



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傷寒發汗已熱邪解矣何由反蒸身目為黃所以然者寒濕搏緊適在軀殼之裏故爾發黃也裏者在內之通稍非謂寒濕深入在裏蓋身目正屬軀殼與藏府無關也於寒濕中求之即下文三法也傷寒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傷寒之邪得濕而不行所以熱痰身中而發黃故用外解之法設濕裏字豈有邪在裏而反治其表之理哉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檉皮湯主之

熱已發出於外自與內痰不同正當隨熱勢清解其黃使不留於肌表之間前條熱痰在裏故用麻黃發之此條發熱在表反不用麻黃者蓋寒濕之證難於得熱熱則其勢外出而不內入矣所謂於寒濕中求之不可泥傷寒之定法也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色黃解明其為三陽之熱無疑小便不利腹微滿  
 乃濕家之本證不得因此指為傷寒之裏證也方  
 中用大黃者取佐茵陳梔子建驅除濕熱之功以  
 利小便非用下也然二便有偏阻者有因前竅不  
 利而後竅并為不通者如陽明證不更衣十日無  
 苦渴者與五苓散一條非濕熱挾津液下滲膀胱  
 而致大便枯燥不通耶此因濕熱搏聚小便不利  
 致腹微滿故少與大黃同水道藥開泄下竅則二  
 便俱得通利而濕熱勢殺得以分解矣○或問仲

大陽中篇

景既云寒濕而用藥又皆祛濕熱之味其故何耶  
 蓋始本寒濕襲於軀殼久之陽氣漸復則鬱發而  
 為熱矣若泥寒字全失移寒化熱之義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  
 虛故也

四九

誤汗亡陽入參益陰已有成法不必贅也  
 附子回陽入參益陰已有成法不必贅也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  
 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日多躁擾夜間安靜則陰不病而陽病可知矣無  
 表證而脉沉微則太陽之邪已盡矣以下後復發  
 汗擾其虛陽故用附子乾薑以溫補其陽不用四  
 汗者恐甘草戀胃故也即自汗小便數咽乾煩躁  
 吐逆用乾薑甘草以溫胃復陽不用四逆者恐附  
 子峻下故也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  
 之

未汗而惡寒邪盛而表實已汗而惡寒邪退而表

大陽中篇  
 七月十九

虛陽虛則惡寒宜用附子固矣然既發汗不解可  
 知其熱猶在也熱在而別無他證自是陰虛之熱  
 又當用芍藥以收陰此營虛之救法也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  
 氣與調胃承氣湯

惡寒者汗出營衛新虛故用法以收陰固陽而和  
 其營衛不惡寒者汗出表氣未虛反加惡熱則津  
 乾胃實可知故用法以泄實而和平然曰與似大  
 有酌量其不當徑行攻下重虛津液從可知矣



大陽子  
三十三  
四十四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吐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下利清穀陽氣內微也身體疼痛表邪外盛也法當急救其在裏之微陽俟其清便調和則在裏之陽已復而身痛不止明是營衛不和所致又當急救其表使外邪仍從外解夫救裏與攻裏人淵若攻裏必須先表後裏惟在裏之陰寒極盛恐陽氣暴脫不得不急救其裏也厥陰篇下利腹脹身體

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是互此意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

四逆湯

病發熱頭痛者太陽傷寒脈反沉者其人本虛或病後陽氣弱也雖脈沉體虛以其有頭痛表證而用解肌藥病不差反加身疼者此陽虛陰盛可知宜與四逆湯回陽散寒不解表而表解矣蓋太陽膀胱為腎之府腎中陽虛陰盛勢必傳出於府故宜四逆以消陰復陽倘服四逆後脈變浮數仍身



疼頭痛熱不止者此裏得藥助驅邪外散之候仍少用桂枝湯佐其作汗更不待言

已上寒傷營壞證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  
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  
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  
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  
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太陽下篇  
六月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

為自初至今之證下文乃是以後擬病防變之計分作三節看  
共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浮緩者為欲愈  
此一節乃表和無病而脈微者邪氣微緩也陰陽相等脈證皆同  
何安之兆可不待汗而欲愈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汁  
更下更吐也此一節宜溫之而上反有赤色者未欲解也以不能得小汗  
出其身必癢桂枝麻黃各半湯此一節必待汗而解也○首節頗似小柴胡證  
故以不嘔清便自調證之次節雖脈微



惡寒止宜小建中加黃耆以溫分肉司開闔原非  
溫經之謂後節面色反有熱色言表邪未盡故宜  
各半不可與而合赤色比類而觀也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  
可復發其汗宜桂枝二越脾一湯

無陽乃無津液之通稱蓋津爲陽血爲陰也無陽  
爲脾胃衰故不可更汗然非汗則風寒終不解惟  
取桂枝之二以治風邪越脾之一以治鬱熱越脾  
者石膏之辛涼以化胃之鬱熱則熱化津生而脾  
氣發越得以行其胃液也世本作越婢言脾爲小  
姑比之女婢若此則越字何義二字便不貫矣今  
從外臺方正之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  
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此風多寒少之證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汗反  
大出脈反洪大似乎風邪再襲故重以桂枝湯探  
之若果風邪之故立解矣若形如瘧日再發此邪  
本欲解終爲微寒所持故畧兼治寒而汗出必愈



也○此條前半與溫熱病篇白虎證第七條但少  
大煩渴一句蓋大煩渴明熱能消水故為伏氣非  
畧欲飲一二口即止也○詳此方與各半藥品不  
殊惟銖分稍異而證治攸分可見仲景於差多差  
少之間分一不苟也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  
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治風而遺其寒所以不解而證變則在表之風寒  
未除而在裏之水飲上逆故變五苓而用曰朮茯苓

苓為主治去桂枝者已誤不可復用也○張卿子  
曰逐飲何不用橘皮半夏可見此停飲以胃虛故  
無汗耳○此條頗似結胸所以辨為大陽表證尚  
在全重在翕翕發熱上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此大青龍證誤施汗下而轉增煩躁也誤汗則亡  
陽而表虛誤下則亡陰而裏虛陰陽俱虛邪獨不  
解故生煩躁用此湯以救之蓋煩為心煩躁為腎  
躁故用乾薑附子入腎以解躁茯苓人參入心以

下高十三  
十四



解煩也。夫不汗出之煩躁與發汗後之煩躁毫釐千里不汗出之煩躁不辨脈而投大青龍尚有亡陽之變是則發汗後之煩躁即不誤在藥已誤在汗矣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此小青龍證誤施吐下而成也心下逆滿氣上衝胸風邪搏飲壅塞於膈所以起則頭眩因吐下後

邪氣乘虛入內運動其飲也脈見沉緊明係寒邪留結於中若但發汗以強解其外外雖解而津液盡竭反足傷動經脈有身爲振搖之患矣遇此等證必兼滌飲散邪乃克有濟小青龍本證全是此意但始病重在風寒兩受不得不重在表此吐下後復汗外邪已散止存飲中之邪故以桂枝加入制飲藥內使飲中之邪盡散津液得以四布而滋養其經脈也至若吐下後重發汗太過亡陽厥逆煩躁仍發熱心悸頭眩射關動振振欲擗地者

大陽中篇  
二十六丁  
五丁



傷寒經言 卷二 三  
又屬真武湯證非此湯可能治也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脉甚散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

此卽上條之證而明其增重者必致癈也曰虛煩曰脉甚微則津液內亡求上條之脉沉緊爲不可得矣曰心下痞鞭曰脇下痛較上條之心下逆滿更甚矣曰氣上衝咽喉較上條之衝胸更高矣此皆痰飲上逆之故逆而不已上衝頭目因而眩冒有加以則不但身爲振搖其頸項間且陽虛而陰奏

之矣陰氣上入高巔則頭愈重而益振搖矣上盛下虛兩足必先痿癈此仲景於心下逆滿氣上衝胸之日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早已用力矣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濡者與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卽白朮附子湯風濕相搏止是流入關節身疼極重而無頭疼嘔渴等證見卑濕之邪難犯高巔藏府之界也不嘔者上無表邪也不渴者內無熱熾也加以脉浮虛



而瀆則為風濕搏於軀殼無疑故用桂枝附子疾  
馳經絡水道以桂枝散表之風附子逐經之濕迅  
掃而分竭之也其小便利大便堅為津液不足故  
去桂枝之辛散而加白朮以防津液也

五四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  
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  
附子湯主之

風則主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逮至兩相搏聚注  
經絡流關節滲骨體軀殼之間無處不到則無處  
不痛也於中短氣一證乃汗多亡陽陽氣大傷之  
微故用甘草附子白朮桂枝為劑以復陽而分解  
內外之邪也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  
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使厥咽中乾煩躁吐  
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温者  
更作為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讞語  
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  
主之

六百八十三



此陽虛營衛俱傷誤用桂枝治風遺寒治表遺裏之變證也脉浮自汗固爲在表之風邪而小便數心煩則邪又在裏加以微惡寒則在裏爲寒邪更加脚攣急則寒邪頗重矣乃用桂枝獨治其表則陽愈虛陰愈無制故得之便厥也桂枝誤矣麻黃青龍更可知也陰寒內凝紆無攻表之理甘草乾薑湯復其陽者卽所以散其寒也厥愈足溫不但不必治寒且慮前之辛熱有傷其陰而足攣轉錮故隨用芍藥甘草以和陰而伸其脚設胃氣不和

而讖語則胃中津液爲熱所耗故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胃而止其讖語多與則爲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重發其汗復加燒鍼則陽之虛者必造於亡陰之無制者必致犯上無等此則用四逆湯以回其陽尚恐不勝況可兼陰爲治乎。此證始終只是夾陰雖脉浮自汗爲陽證而脚攣急不溫乃屬平素下虛至於心煩小便數不獨真陽素虛而真陰亦虧所以纔用陽且遂變厥逆也



問曰證象陽且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sup>平</sup>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荅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卽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陽日者桂枝加黃芩之制本治冬溫之的方也以

其心煩小便數有似冬溫而誤與之因其人陽氣素衰所以得湯便厥也若重發汗或燒鍼者誤上加誤非四逆湯不能回其陽矣此證旣象陽且又云按法治之卽是按冬溫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誤在黃芩助其陰寒若置服桂枝何至是耶故仲景卽行陰且之法以救其失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耶陰日不足更加附子溫經卽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渾不爲意且重飲甘草乾薑湯以俟夜半陽回足熱後果如言豈非



先有所試乎惟黃芩入口而便厥未幾即以桂附  
乾薑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斷夜半手  
足當溫况讖語咽乾熱證相錯其非重陰返寒可  
知故纔得足溫即便以和陰為務何其審哉

論已上營衛俱傷壞證

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  
常度兩陽相薰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  
便難陰陽俱虛竭死之乃也身體身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  
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讖語甚者至噦

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以醫治之

風陽也火亦陽也邪風更被火熱助之則血氣沸  
朕所以失其常度蒸身為黃然陽邪盛於陽位者  
尚或可從衄解可從汗解至於陽邪深入陰分勢  
必劫盡津液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口乾咽爛  
肺焦喘促身體枯燥小便難大便秘手足擾動讖  
妄噦逆乃火邪內熾真陰立盡之象非藥力所能  
勝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陰永盡傷肺氣不逆膀胱  
氣化腎水不枯始得行驅陽救陰之法註家泥於



陰陽俱虛竭一語遂謂小便利者陰未盡虛則陽猶可回是認可治為回陽大失經旨不知此證急驅其陽以存陰之一綫尚恐不得况可回陽以更劫其陰乎且頭汗乃陽邪止壅不下通於陰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設見衄血則邪從衄解頭間且無汗矣設有汗則邪從汗解又不衄矣後條火邪深入必圍血一證亦調身體枯燥血不得汗必致圍血設有汗更不圍血矣豈自得汗而反加衄血圍血之卑哉又豈有徧身無汗而頭汗為亡陽

大陽經上篇  
十一月  
四

之理哉  
是醫之心得一章也  
太陽病二日煩躁反發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鞅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車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火邪入胃十餘日不解忽振慄自下利者火邪從大腸下奔其候本為欲解然而不得解者以從腰以下不得汗邪雖下走終不外走故不解也上條



從頭以下不得汗其勢重此條從腰以下不得汗其熱較輕足下惡風者見陽邪在下也小便不得見湯邪閉拒陰竅也與不得汗正同所以大便亦鞭益見前之下利為火勢急奔火勢衰減則利止也反嘔者邪欲從上越也欲失溲者邪欲從陰由也皆餘邪欲散之微胃火既減小便當數復不數則津液可回及至津回腸潤則久積之大便秘盡出大便出多則小便之當數者始數矣腸胃之間邪熱既散而不持則腰以下之得汗並可知矣得

大五

汗則陰分之陽邪盡從外解然身半以下之陰氣得上而反頭痛身半以上之氣得下而反足心熱欲解之候尚且如此火邪為何如哉  
 太陽病以火薰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火邪清圍同  
 火邪入胃胃中多水液者必奔迫下利若胃中少津液之人復受火邪則必加煩不寧由是深入血室而為圍血也蓋陽邪不解得以襲入陰中動其陰血倘陽邪不盡其固血必無止期故申之曰



火邪一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微數之脉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

血散脉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傷筋血難復也

脉微而數陰虛多熱之徵也此而灸之則虛者益

虛熱者益熱不至傷殘不止耳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

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

加桂二兩

奔豚者腎邪也此方腎邪惟桂能伐所以用桂三

五十七

春溫三篇  
五下月

倍加入桂枝湯中以外解風邪 泄陰氣也

形作傷寒其脉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讞

語弱者發熱脉浮解之當汗出愈

形作傷寒東垣所謂勞力感寒是也以其人本虛

故脉不弦緊而弱渴者津液水少不能勝邪也被

火者讞語火氣傷陰陽神悖亂也弱者發熱更傷

陰血也被火後脉不數疾而反浮知邪未入裏猶

宜微汗以和表則火邪亦得外散矣設見數疾當

兼分利滲泄具見言外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溫鍼攻寒營血得之更增其熱營氣通於心引熱邪上逼神明必致驚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重而痺名火逆也

外邪挾火勢上逆而不下通陰分故重而痺也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

熱甚為表實反以火助其熱劇迫血上行故咽

太陽經中篇  
三丁目五

有溫者  
六丁目  
四

九太陽下篇  
十一

燥唾血也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火迫驚狂起臥不安者火邪干心神明散亂也夫神散正欲其救何桂枝方中反去芍藥而增蜀漆龍骨牡蠣耶蓋陽神散亂當求之於陽桂枝湯陽藥也然必去芍藥之陰重始得疾達陽位加蜀漆之性最急者以迅掃其陰中之邪更加龍骨牡蠣以鎮固陰中之怯也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證誤而又誤雖無驚狂等證然煩躁則外邪未盡之候亦真陽飲亡之機故用桂枝以解其外龍骨牡蠣以安其內不用蜀漆者陰中火邪未至逆亂無取急追以滋擾害也

營氣微者加燒鍼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躁煩也

營虛之人卽有寒傷營衛俱傷證並宜小建中和之慎不得用麻黃青龍發汗汗劑尚不可用况

燒鍼乎設誤用燒鍼劫汗則血得火邪必隨外至衛分故曰加燒鍼則血流少頃熱併於循不能內榮故曰不行所以衛愈旺而營愈衰更加發熱躁煩勢所必至也

或問火逆何不分營衛以火爲陽邪必傷陰血治此者但當救陰爲主不必問其風寒營衛也

已上火逆證



陽明上篇

陽明大意在經府之別而在經者尚屬表證雖有中風能食傷寒不能食之分然邪既犯中焦則又不必辨其風寒營衛但須以太陽證未盡自汗脈緩者可用桂枝湯無汗脈浮者可用麻黃湯少陽證漸見潮熱脈弦浮大而短氣腹柴胡分提表裏之邪必頭項強几者可用大小柴胡分提表裏之邪必頭項強几者可用大小可用葛根湯大開肌肉以汗之故經證另白爲篇其府證雖有三陽明之辨而所元在能食爲



胃強不能食為胃衰大都能食者 可攻下但有  
緩急之殊惟是胃弱不能食者乃有挾虛寒挾熱  
結之不同虛寒則自利發黃嘔噦而脈遲當用理  
中西逆熱結則腹滿讞語不大便而脈濇當用蜜  
煎膽導不可拘於府病為陽槩用 下而禁用溫  
劑也

陽明中風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風為陽 消穀故能食寒為陰 不能消穀故  
不能食 邪入陽明已至中焦營衛交會之處渾

陽明中風

然一氣似難分辨惟能食不能食差有據耳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夫字宗在傷寒論作示

陽明氣血但多故其脈長而大  
脈浮大應發汗醫反下之此為大逆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  
桂枝湯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二條言太陽之邪初入陽明未離太陽故仍用  
桂枝湯解肌則風邪仍從衛分而出用麻黃湯發



汗則寒邪仍從營分而出矣陽明營衛難辨辨之全藉於脉證風邪之脉傳至陽明自汗已多則緩去而遲在寒邪之脉傳至陽明發熱已甚則緊去而浮在此皆邪氣在經之徵若傳入於府則遲者必數浮者必實矣設不數不實定為胃虛不勝攻下之證也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效其人必咽痛若不效者咽不痛

此胃熱協風邪上攻之證以風主運動故也風邪

攻胃胃氣上逆則欬咽門者胃之系欬甚則咽傷故必咽痛宜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以散風邪祛胃濕若胃氣不逆則不欬咽亦不痛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此胃熱協寒邪鬱於皮膚之證也言久虛者明所以不能透出肌表之故宜用桂枝二越脾一湯主之非謂當用補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效手足厥者



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陽明無汗嘔欬手足厥者得之營衛俱傷而邪熱入深也然小便利則邪熱不在內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頭痛仍宜小青龍主之若不嘔不欬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熱必順水道而出豈有逆攻巔頂之理哉

三十一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漱水不欲嚥知邪入血分血為陰故不能消水也陽明之脉起於鼻血得熱而妄行必由清道出也

三十二

脉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桂枝湯

能食知邪不在裏而在經故必衄

三十三

陽明病脉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傷寒

脉浮緊而潮熱者太陽寒邪欲入陽明之府而未入也邪雖未入而潮熱之證預形矣脉但浮而盜汗出者太陽風邪將傳少陽之經而未傳也經雖未傳而盜汗之證先見矣蓋少陽氣血俱少本不主汗以其邪熱在裏薰蒸陽明而陽明肉腠自固



故不得出乘合目時脾氣不運肉腠疎豁則邪熱  
得以透出所以盜汗雖為少陽證而實不外平陽  
明也

陽明中風脉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  
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而目悉黃小  
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  
過十日脉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  
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如噦者不治

此條陽明中風之證居七八而中寒之證亦居二

三觀本文不得汗及用麻黃湯其義自見也然此  
一證為陽明第一重證以太陽之脉證既未罷而  
少陽之脉證亦兼見是陽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  
不能傳散故也夫傷寒之訣起先惟恐傳經經傳  
則變生表邪傳裏消燂津氣也其後惟恐不傳經  
不傳經則勢篤虛不能傳邪無從泄也仲景於此  
段中特挈不傳之妙理千古無人看出總不識其  
所言者為何事詎知脉弦浮大而氣反短連腹都  
滿者邪不傳也脇下及心痛乃至久按之氣不通



者邪不傳也鼻乾不得汗嗜卧表裏俱困乃至一  
身及面目悉黃者邪不傳也小便難有潮熱時時  
噦胃熱熾盛上下道窮邪不傳也耳前後腫刺之  
小差者內邪不傳乃致外挾其血亦不散但其肺  
小差也外不解過經十日留連極矣所謂萬物所  
歸無所復傳者原為美事熟知病邪歸之而不傳  
反成如此危候耶要知陽明之邪來自太陽去自  
少陽所以脉續浮者與小柴胡湯推其邪便速往  
少陽去路也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推其邪

使速還太陽來路也若不尿腹滿則胃邪內壅不  
下行矣而更加噦胃氣將竭愈逆上矣再有何法  
可以驅其邪而使之傳耶不然豈有十餘日後無  
故張皇反用麻黃之理哉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此條辨嘔有太陽亦有陽明本自不同若食穀欲  
嘔則屬胃寒與太陽惡寒嘔逆之熱證相反正恐  
誤以寒藥治嘔也然服吳茱萸湯轉劇者仍屬太

丁四 篇七



陽熱邪而非胃寒明矣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嘔多爲邪在上焦總有陽明證戒不可攻攻之必邪氣乘虛內犯也設有少陽證兼見亦當從和解例斷不可行攻下法也

夫病陽多者孰下之則鞭

陽熱證多卽有陽明證見亦屬經證不可下也不當下而誤下之則陽邪乘虛內陷不作結胸則爲痞鞭也

無陽陰强大便鞭者下之必清穀腹滿

無陽陰強言其人津液內亡胃中陽氣空虛陰邪上逆所以痞滿不食此與誤下成痞同意若因其痞而復下之必致便利清穀而腹滿也少陰中風腹滿不食誤下亦有此證然陽明無陽陰強誤下而清穀腹滿者卽用四逆湯恐亦不能免回也

已上俱陽明經證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